

惜流光



上
NI
LIUGUANG
「千岁忧」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惜流光

千岁忧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惜流光:全二册 / 千岁忧 著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146-1001-7

I. ①惜… II. ①千…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9254 号

惜流光

千岁忧 著

出 版 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张文杰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开 本: 16 开(680×960)

印 张: 31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定 价: 48.80 元(全二册)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409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88417417(传真)



第一章 风起江南	001
第二章 淮安祝寿	014
第三章 似是故人	026
第四章 翩若惊鸿	036
第五章 浮生若梦	051
第六章 且向奉都	063
第七章 帝台王榭	074
第八章 学馆初啼	085
第九章 熹庆国师	096
第十章 惊魂迷心	108



CONTENTS

目录



第十一章 夜长情短	120
第十二章 探月窥花	130
第十三章 不怨王孙	142
第十四章 故地重游	152
第十五章 黄雀在后	163
第十六章 无情有思	174
第十七章 宫阙重重	185
第十八章 菊宴相争	197
第十九章 谋定后动	208
第二十章 十年旧事	221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一章 闲愁生恨	234
第二十二章 玉碎金裂	243
第二十三章 雪夜情倾	253
第二十四章 孤山有旧	266
第二十五章 冬至宫宴	278
第二十六章 帝王心思	290
第二十七章 雾锁三生	300
第二十八章 挥剑疑情	312
第二十九章 立储之争	322
第三十章 忠义恩怨	332

第三十一章 凤台折桂	343
第三十二章 无由恩宠	355
第三十三章 鲜花着锦	365
第三十四章 风雨欲来	376
第三十五章 父女隔心	386
第三十六章 皇子野心	396
第三十七章 杀机渐起	407
第三十八章 非生即死	418
第三十九章 山雨欲来	429
第四十章 博弈宫城	460
终 章	482

第一章 风起江南

一匹快马疾驰在淮州城外的小道上，蹄下飞溅起点点尘土，越过一辆青篷马车时稍缓下来，而那辆马车也是往路旁让了又让，等那一人一马越奔越远后才回到正道。

直至再也看不见那片烟尘，车内的少女才收回目光，将车帘放好，长长地出了口气，刚刚她竟出了一身冷汗。

“好了，文瑞，不是冲咱们来的……别怕，有姑姑在，我们不会有事的。”

面带凄惶的少女勉强压下心中的恐惧，低声劝慰着蜷缩在她怀中的孩子。这几日他们受到太多的惊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

马车是匆忙从街上雇来的，车厢里褚色的绒垫子已磨得半旧，青色的篷帘一下下地拍打着车门，来回的“扑扑”声似是敲在姑侄二人心上。

时近正午，本该是春光最明媚的时刻，天色却莫名地发暗，驾车的车夫回身同车内的人商量：“这位客人，到梅庄还须再赶上大半个时辰的路，要不停下来歇息片刻？”

少女眉尖微蹙，摇首道：“不必，还是等到了梅庄再歇。”

想到梅庄，她心中诸多复杂情绪涌上心头，前日家中突生变故，兄嫂被害、家产被占，她与稚龄的侄儿四处寻求庇护，不料亲友无不畏惧百福堂的威势，无一人敢出手相助，偌大的淮州城竟无他们姑侄二人容身之所。幸得有人为她指了条明路，如今她所有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梅庄，不然叫她一个养在深闺的女子如何替兄嫂报血海深仇，如何还玉家一个公道，又如何保住玉家这最后一棵独苗……

赶车的汉子心里直犯嘀咕，这两名客人的模样一看便是家中遭了难要投奔别

处，随身行李也没几件，赶了半天车连喝水的工夫都不给，别是遇上了抠门的客人，待会儿赏钱也舍不得给。刚想给马儿加上几鞭，忽听车后小道上蹄声阵阵，一群彪形汉子策马冲了过来，口中还不住大声吆喝，看上去绝非善类。他连忙将车往路边让，却不料那群人追到此处便将马车团团围住，领头一人粗着嗓子叫道：“玉家小娘快点出来！”

车厢里无人应声，车夫心惊肉跳地看着来人，他们身上的绸衫分明是城中百福堂豢养的伴当专有，平日里惯常见他们作威作福，当下不敢大意，拱着手讨好地道：“几位大爷……”

话未说完，他已被人一刀砍中栽下马车，惨叫一声便没了声息。

车内少女一声惊呼，心头一阵冰凉。这些人上来便动刀，与昨日威吓亲友不得收容他们时不同，这回是要赶尽杀绝！想到家破人亡的惨状，她一时间悲愤难平，在车内怒声斥道：“朗朗乾坤，你们居然敢持刀行凶，究竟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哈哈，她要跟爷讲王法！”那名领头的汉子仰天一笑，一旁的壮汉们跟着哄笑不已，已有耐不住性子的人几下扯掉了车上的布帘，怪声怪气地往车里凑，“出来跟爷好好讲讲这王法怎么写，来呀。”

到底只是个弱女子，少女被不安分的手拉来扯去却脱不开身，尖叫连连，“你们……走开！快滚！”

“出来吧你！”拉扯间这姑侄二人已被拽出车厢，丢到地上。

落到这些人手上丢掉性命还是小事，若是他们……少女抖着身子，将怀里的孩子抱得更紧，她绝望到了极点，甚至感觉不到被拉下车时手臂被撞伤的疼痛。

“这小姑娘细皮嫩肉的，福爷，不如我们……”

那叫福爷的家伙有些意动，但想想这条路通向的地头，又有些踌躇，一掌拍了过去，“你小子净想这些，昨夜若不是你误事，爷还用耽搁到今日出城追这两个小东西？等办完正经事领了赏，妙香楼里多少姑娘玩不得？”

“是，是……”

福爷慢慢抽出长刀，压着声说：“玉家小娘，别怪爷们心狠，堂主说了，若你们这两条漏网小鱼老老实实在地认命离开淮州城便罢了，若是不安分须得及早除去。好哇，你们还想搭上梅庄……咱们只得先下手为强了！”

愈是到了最后一刻，玉姓少女反而镇定下来，她抬起头直视着几名凶汉，一字一句地道：“荣家贼子不但杀人占铺，还勾结官府将一切赖在江湖匪徒身上，天理昭昭，你们一个个都不得好死！”

刀光冷冽中，她合上眼，远处仿佛传来一声厉啸，想象中的疼痛没有到来，只听得“噗”一声轻响，一道热流溅得她满头满脸，跟着听到几声嘶吼：“福爷死了！是谁……”

“快，他杀了福爷！”

她没有死！

少女蓦地睁大双眼，刀光剑影中几道人影交错，不时有血光飞溅出来，她咬紧了唇，艰难地拖抱着一直不言不语的文瑞往马车旁挪动，堪堪移至车后挡住了自己二人的身形。她正在猜测是哪位英雄出手相救，只见小道另一头正有辆精巧的马车快速驶来，见到此处有人打斗并不回转，而是冲至跟前才勒马停住，车内有人不知持了什么利器，对准此处连射几箭，一箭射出必杀一人，到最后只余下先前来救人的那名男子立在当场。

他冲着那辆马车上的人叫了声：“哪位兄弟援手？查某在此谢过。”

车上的人一张口却是女子的声音：“查先生，庄主不想多生事端，这里还要你做好善后之事，在下先回去复命了。”

说完连面也没露便让人驾车回转，朝来路疾驰而去。

那查先生一愣，暗自苦笑，看着那辆精巧的马车绝尘远去，这才回过神来，看着浑身是血的两姑侄，叹息道：“别怕，我是来救你的，清娘妹妹，还认得我吗？”

玉清娘上下牙齿打着战，无论如何张不开嘴说话，只觉得口鼻中满是血腥味，几欲作呕。她惊恐地盯着他看了半天，蓦地想起一个人，“你是……查良辅查先生？”

查良辅二十六七岁，身着寻常的蓝色圆领缎衣，收了剑背负身后颌首道：“不错，我便是查良辅，你的脸上都是血，先擦一下吧。”

查良辅顿了顿，掏出一方布巾，犹疑着递了过去。

玉清娘没有去接，怔怔地往头脸上一摸，黏湿腻人的血摸了一手，原来那福爷一刀砍下时，被赶来的查良辅飞剑斩杀，临死前喷出的血溅了她一身，连怀里的玉文瑞身上也沾了不少。此时她怀中的孩子不知何时已闭过气去，白着一张小脸。查良辅上前接过玉文瑞，为他推拿一番，知他无碍后才将他放回车上，又不顾男女之嫌，把玉清娘也扶上了车。只是护送姑侄二人的车夫却失血过多，早已没得救了。

靠坐在马车里的玉清娘得知自己脱险，整个人放松下来，浑不知悲喜地低语：“是，你是查先生，查良辅，我要去梅庄找的人。天可怜见，大哥，我终于找到他了，

文瑞有救了。”

待查良辅忙碌一番，将几具尸体全都就地掩埋好，前前后后收拾得再无痕迹，已是过了大半个时辰，他牵了自己的马来到了车前问道：“你现下觉得如何了？”

玉清娘终于恢复些许镇定，轻声道：“好多了，多亏查先生出现及时，我与文瑞才能得救，只是我兄长与嫂子……”

说到这里想起玉家遭遇横祸，已是家毁人亡，玉清娘伤心地落泪不止，直至泣不成声。

查良辅眼圈发红，握着缰绳的手指发白，沉声道：“玉兄他……玉家的事我已全部知晓，你放心，此事与梅庄亦有些关系，庄主定会为你玉家做主，我先带你们回梅庄。”

到了梅庄真能解决一切吗？玉清娘轻轻握住文瑞的手，心里想着便问了出来：“查先生，梅庄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查良辅似是不知该如何形容那个地方，末了问道：“你可知江南王？”

“昔日家兄说过，江南富，不及江南王。”

“梅庄主人与江南王相交甚厚，区区百福堂怎能与之相争，你无须担心。”

梅庄距淮州城不过数里，黛瓦粉墙，绿树成荫，园子一如其他江南亭园的玲珑雅致，修建得格外脱俗。庄主姓梅也爱梅，在庄外遍植梅林，花开时节，远远望去如同一片仙境。

有人说梅庄是京中贵人所建，也有人说根本是江南王的私宅。那里看似平静，实则是个销金窟，见得光的和见不得光的钱财都从梅庄过手。这些都是臆测，官府似乎极卖梅庄的面子，而周边大小帮派也无人敢去捣乱。梅庄在城中有数座产业，主人家将一切事务都交给了手下人打理，自己常年居于此处，轻易不见外人，没有人说得清梅庄到底是谁在主事。

查良辅驾着马车冲进了梅林，直到黑漆大门前才将马勒住，缰绳扯得马头一歪，嘶叫着原地蹬踏。守门的两三个小厮被吓了一跳，刚刚他那架势跟要直冲进院门似的。等围上去看那莽撞的车夫，认出是常来此处的查先生，出手最是大方不过，不过今日怎的驾起了马车，车后还跟着几匹马。

“去去，今日没空同你们啰唆！”

查良辅拿着马鞭在空中虚抽了两下，将嬉笑着围上来的小厮吓开，不等通报便往里走，没几步又回过身吆喝道：“车里的人是庄主的客人，好生待着，我去见庄

主。”

未进二门，查良辅便被一个青衣丫鬟拦下，他不敢鲁莽，收好鞭子敛首一礼，“青琳姑娘，庄主可在？”

青琳侧身让过那一礼，口中说道：“婢子可不敢当。庄主刚才传了几处掌事来回话，查先生还请到偏厅安坐用些茶水。”

与梅庄中穿着青色短襦的小婢不同，青琳的穿着随意，翻领小袖的裙衫质地上乘，若不是她口称“婢子”，只怕没人会当她是女婢。

想到好友遗孤求救之事，查良辅岂能坐得安稳？他按捺住内心的焦躁，拱手道：“不了，多谢青琳姑娘，我有急事想求见庄主。”

“庄主见完掌事便来，查先生稍安。”因青琳事先得了吩咐，任来人神情急切也不作理会。

查良辅心头火急火燎，欲不顾尊卑往里闯，却又强自忍住，想了想道：“可否请姑娘帮我问上一句，或许庄主也在等着我的消息。”

青琳一脸为难地道：“婢子可不敢在庄主跟前多嘴，您还是等会儿再说吧！”

她匆匆屈膝行了一礼，歉意地冲查良辅笑笑，赶着回去服侍庄主。

查良辅忧心不已，在门外的夹道上来回走了几趟，终是退了出去。

梅庄之内，偌大的外堂大厅里只有查良辅与玉家姑侄枯坐着，四下里安静无声。主人家不知为何将他们晾在此处，既不曾传他们去见，也未让人给他们安排歇息之处，只是叫人送来温热的水供他们收拾头脸。尽管查良辅再三保证无人会追杀他们，梅庄主人定会替玉家讨个公道，清娘依旧揪着一颗心，到哪里都不肯松开抱着侄儿玉文瑞的手。而玉文瑞更是容不得旁人碰自己一下，无奈查良辅只得陪坐一旁。

直到天色稍晚，才有一个青衣丫头进来掌灯。查良辅问了声庄主可有示下，那丫鬟只是浅笑摇头，恭谨地退了出去。

玉清娘的心越发地坠疼。

她手无缚鸡之力，对家中横祸如何发生也是一知半解，只知有人欲强收自家的玉器店铺，兄嫂不从，由此招来横祸，顷刻间家便没了。她的心性较之寻常女子已强上许多，但出事至今一根心弦紧绷，未敢有丝毫放松，此时坐得久了，只觉头昏目眩不止，强撑着坐等，只求梅庄主人能怜悯他们姑侄不易。

查良辅知道玉清娘心中定然不安，与她轻声说起梅庄的情形。梅庄的老庄主年前才过世，他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名婉如，早已嫁入人称江南王的封家，偌大的

家业全由义女叶薇宁接管。查良辅是老庄主生前留在梅庄的门客，他武艺不凡，靠着梅庄不菲的薪金过活，另有住处，只时不时听从梅庄的差遣，算是半个梅庄人。

纵是玉清娘满腹心事，也忍不住惊诧，随即心中稍定，既是女子，心软出手相助的成算便多了几分。

梅庄深处的水阁灯火辉煌，一列高腰彩衣的歌姬随着白衣乐师弹奏的乐曲翩翩起舞，时而摇摆着轻柔的腰肢，时而用足尖旋转舞动，处处轻纱飞扬落下，无限旖旎自在其中。

水阁外灯影处，青琳徘徊着不肯离去，却又不敢随意打扰庄主的兴致，便咬着唇干等。

珠玉帘子轻响，有人从外次间退出来，青琳眼睛一亮，凑上前轻声问道：“挽玉，主子可有什么吩咐？”

“没有，我说青琳，今儿你是怎么了？也不进去侍奉庄主，总在外面打探主子说了什么要做什么？”

她悄声道：“莫嚷，查先生还在外堂等着，可主子偏不见，就晾在那里，真叫人为难。”

挽玉笑着打趣她：“我明白，你是心疼了！”

“他带了玉家那两个人来见主子，我才去瞧过，真惨，头脸上全都是血，大的还算好，小的已经被吓得不会言语，让人看了好不难过。”青琳一向对庄主敬若神明，庄主若说不见，她只有听的份儿。

挽玉拍拍她，“好了，我得到前院办点事，主子身边只有两个小丫头，你若放心不下就进去吧。”

此时一曲已尽，歌舞声歇，青琳想了想，还是抬脚步入水榭，在那群舞姬好奇的注视下挑帘走进内厅。

舞姬们到此不过两三日，每日午后被唤到这里表演歌舞，只是从未见到过主人家，那珠帘后端坐着的人很少说话，只能隐约看到一道人影。

水阁三面环水，雪白的轻纱在长窗口来回翻飞，带进来一股股和着花香的清凉水气。一道单薄的人影倚在长窗前，手中拿着块糕点，无意识地一点点捏碎了撒在水中，并不在意长纱在她身上拂来拂去。

别看外头亮如白昼，这间小厅却只燃了一盏罩纱宝灯，幽幽暗暗的看不分明。外间乐声复起，青琳瞅了眼桌子上几乎没怎么动过的膳食，上前劝道：“主子，每年

这个时候您就觉得烦闷，不如出门散散心，婢子可是早就想去见识见识了。”

“可是去哪里呢？”

声音暗哑低沉，十分费力，让人听着好不难受，青琳却一脸平常，想是听惯了的，回身招呼留在厅中服侍的两个小丫鬟将饭食撤下，重新上些温热清淡的菜肴，并不提外堂候着的那三人。

“我知道主子今日心情不好，万不可因为那些烦心事饭也不吃，好歹用些汤水。”

“百福堂还没放在我眼里，何至于你用话来激我，可见女生向外，越大越不中留了。”薇宁转过身拍了拍手上的糕点碎屑，从暗处走了出来。

即使在屋中，她仍用了半幅白纱覆在脸上，只露出剪水双瞳，秀眉上额发斜分两侧，单单用了支缠枝钗绾住松松的鬓发。

青琳面上一红，却也不分辩，只是忙着盛了鲜汤奉上去，退到一边垂首候着，待庄主推碗起身，才又上前服侍，眼见着小碗里的汤水去了大半，轻轻地呼一口气，生怕主子又跟往年一般不进食损到身子。

“罢了，就叫查良辅来见我吧！”许是觉得晾得他够久，那双未曾被白纱遮挡的妙目浮上一抹笑意，又道，“也别来水阁了，带他们去琴墨轩吧，那里离外堂不是太远。”

说出口的话音仍是嘶哑难听，可青琳却心中一喜，“是，主子，婢子这就下去吩咐。”

青琳亲自带人给外堂的查良辅三人送饭，再次见到清娘二人浑身是血的惨状，仍是忍不住叹息。她随侍在庄主身边，玉家的事自然知道一些，当下劝慰道：“你们莫急，庄主吩咐过了，待用过晚饭便请三位过去见她，还请姑娘先将头脸收拾一下，这位小公子……”

她怜惜地看着那个小小的孩子，一时间有些感怜身世。别看她现在光鲜亮丽，之前也是苦出身，若不是庄主好心收留，如今怕早命丧在乞讨路上了。

听得庄主要见她，玉清娘不禁欣喜，哄着抱着她不肯撒手的玉文瑞要他听话，可玉文瑞紧闭着嘴巴就是不动。

门外匆匆走来一名红衣女子，却是挽玉，一看这情形急道：“这是怎么回事？青琳，你也不怕主子见了这两人浑身是血吓到。”

青琳惘然，“实在是没法子，孩子这副模样叫人看了心疼，怎舍得硬来？挽玉，你莫要吓着他。”

“来人，拿件袍子来先给这位姑娘披上！”挽玉扬声唤人取来件天青色的长袍，抖开来给玉清娘披好，宽大的袍子一下子遮住了玉家姑侄全身，又亲自替玉清娘擦去脸上斑斑血迹，如此一来看着齐整许多。她回身教训青琳：“你也是，好歹遮挡一下都不会吗？”

青琳性子忠厚，不如挽玉伶俐，也不分辩什么，只是微微笑着，带着查良辅三人去见庄主。

说起来玉家出这场惨祸的起因，是一件玉器，本来那间祖传的玉器铺子就招惹了有心人眼热，年头玉清娘的大哥玉承之不知从何处收得一块上好的玉料，费了些时日亲自打磨出来一块玉璜。因是玉承之自己在家中把玩，并无多少人知道，不知怎地被百福堂堂主荣百福知晓，上门索要。要说一块玉璜不值什么，偏偏玉家的铺子一直被百福堂惦记着，玉承之对此也心知肚明，他为人固执，心中恼怒荣家，所以一口回绝，言道卖给谁也不会卖给百福堂。

至此百福堂便开始明着处处打压玉家的生意，三天两头找人上门闹事，玉承之只是意气用事，没想到会有这种结果，他寻官府说理，官府却不予理会。无奈之下他想到挚友查良辅说过的梅庄，便找到了梅庄在淮州城的凤翔楼，想把铺子盘出去。那凤翔楼大管事本有些意动，可叫人一查知道此事牵涉到百福堂，又收起了心思。若是玉承之早些说明自己同查良辅的关系，那么就不会发生日后的惨事，可他心性太硬，不愿将朋友的名头说出来，那大管事不愿替主家惹麻烦事，便婉言推拒了他。

荣百福知晓后更不乐意，他一向霸道惯了，被玉承之激出脾性，欺负玉承之无甚背景，非但要抢铺子，连玉承之夫妇也没放过，花钱买凶半夜冲进玉府杀人泄愤。第二日便由官府出面将玉家的铺子封死，还派人逼得逃过死劫的玉清娘与玉文瑞离开淮州。玉家出事后，凤翔楼传消息回梅庄，待查良辅知晓赶去淮州已是隔日。

琴墨轩虽离外堂不远，但曲曲折折的回廊走得玉清娘心中发怵，不住猜测叶庄主会如何难为自己。查良辅几次想问青琳几句，都被她淡淡地避开了。他既为好友之事伤痛，又为庄主莫测之意志忑，一时没有察觉青琳眼中有些微微失落。

说起来这是他自己的私事，费些工夫自己把这仇给报了也没什么，但报了仇之后呢？好友遗孤如何安置？玉家的产业凭他之力恐怕无法将之物归原主，甚是麻

烦。他在玉清娘跟前打包票，不过是为安她的心，其实玉家的事与梅庄又有何关系？梅庄从头至尾未插手半分，总不能怪凤翔楼没与百福堂早些杠上吧？

到了琴墨轩，查良辅上前一拜，“静安见过庄主，玉家姑侄我已经带回来了。”

薇宁已另换了身衣裳，照旧用帕子覆着脸，坐在那里冷冰冰地问道：“查先生，我说过要你别急着出手，你怎的全都忘了？”

说着轻抬眼眸看了看那对相依而立的姑侄。

她的目光冰凉如水，看得玉清娘心头一阵惶恐，本想着大家同为女子，必定会同情玉家此番遭难，谁知这位庄主先前竟没打算救人！

查良辅愣了下道：“庄主，清娘与文瑞都还是孩子，我若是晚去一刻，怕是要铸成大错。”

玉清娘今年不过十五，比玉文瑞才大了几岁，可不正是个半大孩子，能带着侄儿挺到现在已十分不易。梅庄主叹了口气，“救一个人要看他值不值得救，静安以为呢？”

她声音嘶哑，巾帕覆脸，初见之时让人瞧不出真实年纪，细看鬓发细眉，额头的肌肤娇嫩，想来年纪不大，只是说出来的话却十足地沧桑。

查良辅抓抓头，想到梅庄主之前的交代，只得拱手道：“静安行事鲁莽，庄主勿怪。”

即便他心有不服，却不敢当面顶撞，薇宁又如何不知，淡淡地道：“算了，你口心不一，一边儿待着去吧！”

薇宁转头去问玉清娘：“你二人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话，以为梅庄必能救你，必是想着由梅庄替你们出面，夺回家产，为你兄嫂报仇也是轻而易举，可是如此？”

玉清娘直觉便要点头，却又觉得不妥，想了想可不就是如此，只得啜嚅着道：“是……”

然则她心里也没什么底气，一双泪眼怯怯地看向薇宁。

薇宁神色一敛，冷声道：“只怕要让姑娘失望了！我根本不曾想过救人，也没打算替什么玉家出头，更不想招惹荣氏。你们，还是走吧！”

希望陡然落空，玉清娘的心直直坠入无底深洞，难堪与绝望使得她紧紧攥着披风，仿佛这就是全部的依托。

查良辅有些不忍，刚想替她求情，却被青琳以眼神制止。

静静春夜，缓缓的风从长窗吹进来，轻轻晃动了灯影。就在玉清娘以为一切就此终了之时，听得薇宁问道：“姑娘从前可曾听说过梅庄？”

玉清娘摇头，出事之前，她只是个养在深闺的女儿家，哪里晓得这些。

“什么也不知道就把一腔希望寄托在此，岂不是等于把命交在别人手上，这与送死有何两样！”

玉清娘身子一软，抱着玉文瑞瘫坐在地，若不是病急乱投医，怎会来到这里妄求相救？如今也没什么指望了，莫说兄嫂的血仇、玉家的产业，光是性命也难保住！

她呜咽着哭出声，“我知道此事让庄主为难，但求庄主留文瑞在此避难，他是我玉家唯一的指望……若得庄主庇护一二，清娘愿粉身碎骨，来世结草衔环相报！”

她急切地想推玉文瑞出去，那孩子只是垂着头死命扯住她，小小的身躯紧绷着，拉扯间披风掉落，露出二人满身的血迹。

乍见到这么多血，薇宁幽深的双眸暗下去，不由得冷哼一声。玉清娘无措地看着自己的侄子，口中解释道：“文瑞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与幼妹惨死，受了惊吓，这两日还未曾开口说过一句话。”

这么小的孩子在几日内历经惨事，听者无不戚然。

薇宁直直地盯着玉文瑞，目光犀利叫人只想躲闪，哑着声无情地道：“胆子这么小，我看就算是把仇人绑了放在他面前，他也不敢动手替父母亲讨回血债！我又何必花心思留下，想来养大了也是个无用之人，梅庄可不愿费这工夫！”

静静站在一旁的查良辅终于忍不住，沉声道：“庄主，他还只是个孩子！”

“你们觉得他还小，怕他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却别忘了，他姓玉，玉家的仇恨便是他的仇恨！也罢，叫他自己说，敢不敢？”

玉文瑞小小的胸膛起伏着，显然并非全无所觉，情绪极其不稳。玉清娘忍不住抱紧他，串串泪珠滚落，恨只恨自己身单力薄，此后弱女孤儿不知能挨得几回劫难。

查良辅没想到庄主会绝情至此，赤红着脸道：“庄主，查某会另行安置他们，这就带他们离开梅庄！”

薇宁轻哼一声，随手拿起桌案上一方石印把玩，口中淡淡地道：“请便！”

“我敢！”

稚嫩的声音虽然不高，却清晰地传遍室内每一处，却是玉文瑞终于开口。此时他已抬起头，小脸上全是坚毅。刻骨的仇恨亦可是良方，能让玉文瑞开口说话，玉清娘不知该喜还是该悲，抱住他哭出声，“文瑞，你说话了！”

且不管玉清娘如何悲喜交加，薇宁仍是不太满意，问道：“你说什么？大点声，